

● 科技哲学

当代西方关于全球性问题的哲理反思^{*}

郭 胜 伟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郭胜伟(1966-),男,湖北汉阳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外国哲学研究。

[摘 要] 当代人类面临种种全球性问题,科技社会效应的两重性空前突出。当代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场科技悲观论与科技乐观论的激烈论争。对这场极具哲理性的争论应当给予分析和全面加以总结,这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价值论和生态哲学观的深化和发展。

[关键词] 全球性问题;科技悲观论;科技乐观论;生态哲学

[中图分类号] C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3-0293-06

自从人类诞生之后,人和自然就构成了一对矛盾。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力求创造出一个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这就必然要能动地改造周围的自然环境不断地改变着地球的面貌。把“自在的”自然转化成了“人化的”自然。

整个人类虽然只是占地球物质的极微小部分,但是,人类具有强大的力量,这是因为人类依靠智慧创造出技术手段,并运用技术手段改造自然界,形成了技术圈。技术圈是人类所创造的,而不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的社会效应具有两重性:它既可以被用于造福人类;又可以被用于制造人为的灾难加害于人类。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工具性,并没有价值取向。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1](第 182 页)。关键的是在于掌握科学技术的人,人们应用科学技术不可能是没有目的、没有价值取向的,或者是用于为善的目的服务,或者是用于为恶的目的服务。然而,科学技术的负效应并不完全取决于人的价值取向。由于科学技术自身的不完善以及人们受现有认识水平的局限,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们即使是为了善的目的应用某种技术,也并不能完全排除出现消极的后果。由于科技应用的正效应与负效应往往是相伴相随的,而且许多负效应是在相当长时间之后才被发现的。所以,对科学技术效应的评价,就不能简单地以应用它的目的、价值取向为准,还应该从生态等对它作出综合的、总体的评价,而且往往需要反复多次的评价。正是如此,当初倍受大众欢迎的特效杀虫剂滴滴涕,现在则停止生产和使用。人类同自然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两者之间不断地进行着能量和物质的交换。人类应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界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生态的后果,终究还是要回到人类身上来。恩格斯曾经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份的中心”^[2](第 158 页)。由此可见,如果人们囿于浅近的认识,或者受眼前利益的诱惑,盲目地破坏生态平衡,那就必然遭受大自然无情的报复。

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也曾发生过环境危机,人们被迫迁移,但那是局部地区的,缓慢发生的,决不像工业革命之后这么迅速恶化。人类进入工业时代迄今有 200 多年的历史。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长,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具有不断加速的趋向,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技术手段,主要是最近 60 年的产物。当代不仅技术发展的速度在剧增,而且技术运用的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今天,工业化、现代化已成为全球的进程。国际的潮流。人们到处滥用技术力量,各地的生态都遭受摧残,构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土地在退化,空气在恶化,水源在恶化,蓝天在消失,气候在反常,矿源在枯竭,物种在灭绝……“黄牌”警告接连而来,异常现象频频发生。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效应,已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形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

面对着科技的负效应和全球性问题,西方的某些思想家对科技的作用和未来前途持消极的观点,提出了悲观的理论,引起了激烈的论争。现代科技悲观论的典型代表是罗马俱乐部的理论见解。在他们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较有影响的报告主要有:1972 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和 1974 年发表的《人类处在转折点》,此后还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

《增长的极限》指出,人类困境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人的全球王国时代所特有的一种危机。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创造和发展了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超出了人们的控制能力,技术成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成了一种破坏力量。正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科学技术发展的后果是造成技术异化,给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危机。

米都斯等人认为,对人类命运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有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这些因素每年都按“指数增长”的模式增长。对人类命运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因素是人口,而人口是按指数增长的。按照 70 年代的数据,“可以预期,在 30 年以后,世界人口大约是 70 亿……在 60 年以后,世界人口是今天活着的人的 4 倍”^[3](第 38-39 页)。第二个因素经济也是按指数增长的,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快,人口增长较慢。而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慢,人口增长较快。所以,富国与穷国的差距不断扩大;第三个因素是粮食,人口的增长决定了对粮食的需求也是按指数增长的。因此,增长着的世界人口,所需土地的总量越来越多,曲线在向上陡升。可是,另一方面,增长的人口又需要占地建房,加上水土流失,可耕地的实际数量却越来越少,曲线在向下倾斜,再加上水的污染和减少影响粮食生产;第四个因素非再生资源的消耗,也是按指数增长的。这种消耗的指数增长,迅速地减少了资源的固有贮存量,如此下去将被推向极限——耗尽地球上的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第五个因素污染也是按指数增长的。米都斯等人在阐述了以上五个因素之后认为,如果社会不改变现有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人类社会就将走到增长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设计出一个全球趋势模型,以表明 5 种因素未来的发展状况。这个模型的空间尺度是全球范围,时间尺度长达 30 年以上,以至几个世纪。米都斯等人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世界在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 5 个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全球增长的极限将在未来 100 年中发生,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的突然衰退。要改变这种可怕的后果,就必须实行“零的增长”,保持全球的均衡状态,即人中和资本基本稳定。所以,他们认为,人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地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发展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盲目增长。在《增长的极限》这个报告正式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辩。许多学者把米都斯等人对《增长的极限》所作的悲观估计,特别是对零的增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无疑的,《增长的极限》这个报告在国际大范围内,激起人们关注科技的负效应,研讨全球生态的严重破坏问题,这是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这种盲目追求增长而不顾社会后果的“增长热”、“增长狂”的做法,是有意义的,使人们认识到经济盲目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然而,《增长的极限》以“零的增长”去代替从前的“增长狂”,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不能使人类摆脱困境。事实上,即使把经济增长率降低到零,也不能停止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可见,零的增长只能推迟“世界末日”的来临,而不能达到地球的生态平衡。《增长的极限》没有估计到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使某些

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将给人类带来较为乐观的前景;《增长的极限》虽然提出了“全球性”这一重要概念,但却忽视了不同区域的特殊性。零的增长将使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差距无法缩小,而且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将加剧,低收入者更难以改善自身的处境;零的经济增长要求零的技术增长,这就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创新以及人们学习和钻研科学技术的热情,也使社会的效率大为降低。总之,零的增长要求社会的一切都保持现状,以致成为一个僵化的社会。这是脱离现实的,是完全行不通的,当然也是不可取的。

罗马俱乐部回应社会各界对《增长的极限》所作的批评,于1974年又推出了第二个报告,即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编写《人类处于转折点》。这个报告被第31届联合国大会列为大会文件,向各国代表散发。该报告将《增长的极限》的许多观点作了修正和补充,最重要的是提出“有组织的增长”,也称之为“有机增长”的概念。有机增长的前提是承认世界各地和各国情况的复杂性和多样化,从而以此为出发点,建立全球的和谐和持久平衡。他们认为,“如果人类能够走上有机增长的道路,世界就将形成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部分互相依赖,和谐共处,各自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资源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41](第1页)。梅萨罗维克认为,人们在讨论全球危机时,只注意了指数增长方式。然而,“有组织(有机)增长”的概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去,世界社会仅仅是由基本上是独立的各个部分组成的集合体。在那种情况下,各个部分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增长——无论变好还是变坏。可是,在具有全球危机综合症特点的新条件下,世界社会变成了一个世界系统,即它是由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集合体。每一部分——不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集团——都必须对人类的有机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无论是在资源、技术、经济潜力、文化还是其它方面。在这样一个系统中,任何部分的增长都有赖于其他部分的增长或不增长。因此,任何部分的不良增长都不仅会危及自己,而且会危及整体。不过,如果世界系统能够走上有机增长的道路,那么有机的相互关系将起遏止的作用,制止系统内任何部分的无差异增长”^[41](第5页)。依他们看来,人类历史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继续沿着癌症似的无差异增长的道路走下去,还是开始踏上有机增长的希望之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就是舍前者取后者。“从目前无差异和不平衡的世界增长转向有机增长,将会导致产生一个新的人类。这一转变意味着初晓,而不是完蛋,象征着新生,而不是末日”^[41](第7页)。

在《人类处于转折点》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世界系统的模型,有5个基本观点:(1)在观察世界时必须考察各地区在文化、传统和经济方面存在的差异,即把世界看作一个由相互影响的地区组成的系统;(2)世界系统不会崩溃,但灾难可能在地区一级发生,时间也许在下世纪中叶之前。这些地区灾难使全球深受其影响;(3)全世界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联合采取适当行动,才有可能解决世界系统的这些灾难。否则,灾难将在一定的时刻,降临到每个地区;(4)只有通过均衡的、有差异的增长,才有可能实施一种全球的解决方案;(5)拖延制订全球战略将是有害的、代价高昂的,而且将会是致命的。

应该看到,与主张“零的增长”相比,主张“有组织(有机)增长”确有认识上的进步。不仅内容更丰富、更灵活,而且在面对未来的态度和方法上,也不那么悲观。然而,梅萨罗维克等人提出的全球系统模型,仍然是脱离实际的,仍然是忽视了科技进一步发展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有组织的增长”,也很难付诸实践。富国谋求更富,贫国力争脱贫。近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足以表明,资本追逐利润的“癌症”,必定会使“有组织增长”的设想破灭。

面对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的观点,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尖锋相对地对它展开批评。他们对科技的作用和未来持着乐观的态度,以卡恩的“ ”。

,如贝尔的“ ”、“ ”,托夫勒的“ ”。

人类的文明史迄今有两大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是大约1万年以前开始的农业革命;第二个分水岭是大约2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1万年,那么工业革命在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只需400年。

,但不是人类未来的终结。 《 200年》 ,“ ——
 ,从这里开始新的长征,跨进人类历史上另一个伟大的时代”。

,世界正处于大过渡中,这是工业革命或现代化在全世界扩展的历史时期

,就可以

寻求解决诸如资源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办法

,只需极少量的劳动就能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需要。

21世纪初,出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在全世界扩展,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150年,按
 人口平均的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的主要综合指标 22世纪末的世界未
 来前景作了预测,被称为“ ”,或称为“ ”,其总目标是在 22世纪末,在世
 界人口达到 100亿或 150亿的情况下,世界年生产总值达到 200万亿美元或 400万亿美元,人口平均的
 年生产总值将达到 2万亿美元。

,工业文明在全世界扩散的“ ”,是全球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认为经济增长对富国或穷国都是有利的,他认为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是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途径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

下降,而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上升,当今在发达国家

中已丧失了重要意义,而在新兴工业国家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们往往直接享有生产率很高的现代化技术 《 200年》 :“

,很可能会找到它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然后终于抵达后工业社会”。

,卡恩激烈抨击那种以资源和生态危机为理由,要求停止增长和反对增长的悲观
 论,只要有良好的管理,充分发挥人们的智慧,经济增长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下去。

,可能会导致不平衡,但也创造了容易应付这种不平衡的条件。

,我们可以看出,悲观论片面强调科技的负效应,被全球生态问题
 吓得止步不前;与此相反,乐观派片面强调科技的正效应,但并没有提出切实有效解决生态问题的具体
 方案,只是抽象地以未来科技的正效应“ ” “ ”

,这未必是谨慎的。 ,从两派看法的争议中,的确给予人们不少的启迪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防止可能危及人类当代和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的消极后果,这是国
 际社会面临的共同责任。 ,如何顺利地完成这一重大而又复杂的历史使命呢?大致说来,首先,必须

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从根本上转变旧的思想观念,确立人与自然协调的意识;其次,必须发展科技和
 实施合理的发展战略,即既能维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又能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和人们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健全地发展。

“ ” :“

,并宣告已逃脱了对环境的依赖。 ,一个游牧部落的成员,只有从找
 到的一根快茎中才能榨出水来,而我们只要打开自来水龙头,水就来了。

,而是城市的街道网。 ,或者躲开烈日避暑,只要利用这样或那样的机器取暖或
 降温就行了。 ,即我们已经创造了自己的环境,不再需要自然环境了。

,我们几乎产生了一种致命的错觉:我们已经最终逃脱了对自然平
 衡的依赖 ,截然不同的。 ,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

,以至这个网再也经不起牵扯了^[5](第 259页) ,“

” ,仍然被相当多的人,用于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人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 ,主客关系决不可以曲解为主仆关系。

人类是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并且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具有自然的属性,是自然的一部分,永远如此。在人类诞生以前早就存在了。决不可能生存。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要改造自然界,消除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因素,创造适宜于人类生存的条件。动物只能适应自然界,而人类能够改造自然界。这种改造并不是完全敌对力量之间的斗争,不是一方非要战胜和消灭另一方不可。

、,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破坏生态。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必须以不破坏“——”为限度。既“” (如兴建城市),又回归自然 (如城市花园化),改造自然的目标,在于人和自然双方协调地发展

除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外,还必须依靠科技和实施合理的发展战略,当代人类再也不能重复发达国家过去实现工业化所走的老路。发达国家也必须另辟新径而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我们是可采取“” “” ? 不能! 这是完全背离社会运行规律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这是一种狂妄的。

以及使科学技术停止发展或放慢步伐的做法,必将失败并引发社会的冲突。那么人类的文明史就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人类就再也离不开科学技术了。“、” ,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不能解决生态问题。

人类在以往的岁月里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最终还是依靠科学技术来克服困难,才摆脱了危机。天花流行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惨不忍睹,即使达官贵人也不能幸免。应用牛痘免疫,这种灾难也就消退了,今日天花已从地球上绝迹。“”,普天之下,饥饿的灾民无处不有。随着农业技术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培植优质高产的品种获得了成功,人类受饥饿威胁的压力就大为缓解了。12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

其它地区虽有粮食缺欠或营养不足,但骨瘦如柴或饿死的人数毕竟占居民的少数。:全球的现代化趋势不能中断,必须继续发展;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趋势不能中断,必须继续推进;全球的生态问题既是以往技术被滥用所带来的负效应,又是人类未来技术发展所要解决的紧迫课题。人类不仅离不开科学技术,而且还要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全球生态问题

以此思想背景,那很自然地会选择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87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首次提出了“” “” :“”,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 ,持续发展理论要求三个相互联系的持续性:生态持续性

、,维护生态环境的功能,维护生态循环的秩序;经济持续性是指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特别是迅速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收入;社会持续性是指长期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保证同代人之间和不同代人之间在资源和收益上的公平分配

其实质保证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再次召开“”,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以及联合国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临会议《》《21世纪议程》

、,要求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从各个领域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它已成为全人类迈向 21 世纪的共同走向
 ,而世界需要中国社会的发展。 ,江
 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的讲话中指出:“ ,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
 个重大战略。” 镨 :“
 ,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
 ,既与我国自身的发展休戚相关,也是中国对全人类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那就能够达到维护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协调发
 展。 ,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时代人与自然之间就没有任何矛盾了。 ,只是矛盾的
 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又从新的矛盾达到新的协
 调,如此不断地变更和发展下去。

参 考 文 献

- [1] [德]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卷 3[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 [2] . 自然辩证法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
- [3] [美] 米都斯,等. 增长的极限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 [4] [美] 梅萨罗维克,佩斯特尔. 人类处于转折点 [M]. 北京:生活· · , 1987.
- [5] . 人类生态学 [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 严 真)

Global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Ideology Philosophical Rethinking

GUO Sheng-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GUO Sheng-wei (1966-),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foreign philosophy.

Abstract Mankind is facing the different global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age. The duality of social effect caus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obvious unprecedentedly. There is a heated controversy between optimism and pessimism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ideology field.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analyze and synthesize this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which will deepen and develop Marxism axi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hilosophy of ecology.

Key words global problems; contemporary Western optimism and pessimism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hilosophy of ecology